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十五回 違慈訓背井離鄉 誇壯游乘風破浪

卻說賈子猷兄弟三人，因為接到姚老夫子的信，約他三人新年正月同遊上海，直把他們三個人喜的了不得。誰知等到向老太太跟前請示，老太太執定不許，當時兄弟三個，也就無可如何，只得悶悶走回書房，靜候過了年再作計較。正是光陰似水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早過了新年初五。兄弟三人，又接到姚老夫子的信，問他們幾時動身。兄弟三人遂在書房中私相計議。當下賈子猷先開言道：「我們天天住在鄉間，猶如坐井觀天一樣，外邊的事情，一些兒不能知道。幸虧從了這位姚老夫子，教導我們看看新書，看看新聞紙，已經增長不少的見識。但是一件，耳聞不如目見，耳聞是假，目見始真。如今好容易有了這個機會，有姚老夫子帶著同到上海，可以大大的見個什麼，偏偏又碰著這位老太太，不准我們前去，真正要悶死我了。」

賈平泉道：「老太太不准我們去，我們偷著去，造封假信，說是明年正月學台按臨蘇州，我們借考為名，瞞了他老人家，到上海去玩上一二十天。而且考有考費，可以開支公中的錢。如此辦法，連著盤川都有了，豈不一舉兩得？」賈葛民道：「法子好雖好，去年院考有姓孟的一塊兒同去，所以老太太放心，如今姓孟的辭了館了，只有我們三個人，老太太一定不放心，一定還要派別人押送我們到蘇州。同去同來，一天到晚有人監守，仍舊不能隨我的便。而且學院按臨，別人家也要動身去趕考，如今只有我們三個動身，別的親戚裡頭，並沒有一個去的，這個謊終究要穿的。我看此計萬萬不妥。」賈子猷想來想去，一無他法，忽然發狠道：「兩隻腳生在我的腿上，我要走就走，我要住就住，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，誰能來管我？老太太既然不准，我想再去請示也屬無益，我們偷偷的，明天叫了船，就此起身。橫豎我們這趟出門，乃是為著增長見識，於學問有益的事，又不是荒唐。等到回來見了老太太，拚著被他老人家罵一場，還有什麼大不了的。不過出這一趟門，三個人買買東西，連著盤川，至少也得幾百塊錢，少了不夠使的，這筆錢倒要籌算籌算。我們自己那裡來的這注錢呢？」賈平泉道：「這個銀錢之事，依我之見，倒可不必愁他。我想老人家死了下來，留下這許多家私，原是培植我們兄弟三個的。到如今我們有這樣的正用，料想管帳的也不好意思將錢扣住，不給我們使用。只要權時把老太太瞞住，省得說話，等到我們動身之後，再給他老人家曉得。將來回來報得出帳，不是賭掉嫖掉的，儘可以攤出來給大家看的。」賈葛民道：「你們的話，說來說去，據我看來，直截沒有一句話中肯的。現在的時勢，非大大的改變改變不可。就以考試而論，譬如朝廷，本來是考詩賦的，何以如今忽然改了時務策論？可見現在的事，大而一國，小而一家，只要有好法子，都可以改的。不是我說句不中聽的話，倘若我做了大哥，立刻就領個頭，同著兩個兄弟，也不必再請老太太的示，自己硬行作主，跳上船，且到上海走一趟，誰能來管得我們？」一句話說完，賈子猷跳起來道：「我何嘗不是如此想？只要我們三個人一齊打定了主意，還有什麼事做不到？現在只要湊好了盤川，罵那個不起身的。」賈平泉道：「錢財原是供我用的，我用我們姓賈的錢，只要不是搶人家的，我都好用，誰能來禁住我用？」賈葛民道：「二哥的話雖然不錯，但是據我之見，譬如要做一事，自己的錢不夠使用，人家有錢，亦不妨借來用用，只要於我們的事有濟，將來有得還人家就是了。」賈大、賈二齊說有理，當下一鼓作氣，立時就叫伺候書房的一個小廝，前去替他們喚船，又去同管帳的商量，要在公帳裡移挪幾百塊錢使用。管帳的不敢擅作主張，又不敢得罪小東家，忙問是何正用？鄉下用度小，就是有錢，也沒有家裡橫著幾百塊，可以拿著走的。意思要去替他們稟告老太太。兄弟三個，又一定不准，管帳的格外疑心。兄弟三個見沒有錢，也無法想，只得另作計較。那個叫船的小廝，畢竟年輕，聽說小主人要遊上海，並且帶著他去，便把他興頭的了不得。鄉下財主，船隻家家有的，只要把撐船的招呼齊了，立時立刻就好動身。後來兄弟三人，見帳房裡沒錢，終究有點怕老太太，不敢聲張，於是私下把各人的積蓄拿了出來，湊了湊，權且動身，到了蘇州，會見了姚老夫子，再托他想法。

霎時間諸事齊備，等到晚上老太太安寢之後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三個人帶了小廝，輕輕的開了後門，跳上了船。齊巧這夜正是順風，撐船的抽去跳板，撐了幾篙子，便扯起篷來。兄弟三個在艙裡談了一回，各自安睡，耳旁邊只聽得呼呼的風響，汨汨的水響，不知不覺，盡入黑甜。等到天明，已歸入大河，走了好幾十里。」聽船上人說，約摸午飯邊，就可以到蘇州了。

兄弟三人，一聽這話，非常之喜，頓時披衣起身，一個個趕到船頭上玩耍。帶來的那個小廝，見主人俱已站在船頭，也只得一骨碌爬起，鋪牀疊被，打洗臉水，然後三人回艙盥洗。等到諸事停當，齊巧到了一個鎮市。船家撥船上岸買菜，兄弟三人也就跟著上岸玩耍。走到一條街上柵欄門口，只見一個外國人頭上戴著外國帽子，身上穿著外國衣服，背後跟著一個人，手裡拿著一大捆書，這個外國人卻一本一本的取了過來，送給走路的看，嘴裡還打著中國話說道：「先生！我這個書是好的。你們把這書帶了回去念念，大家都要發財的。」正說話間，賈家兄弟三人走過，那個外國人，因見他三人文文雅雅，像是讀書一流，便改了話說道：「三位先生！把我這書帶回去念了，將來一定中狀元的。」三人初出茅廬，於世路上一切事情，都是見所未見，聽了這個，甚是希奇。但是聽了他的口彩，心上也就高興，一齊伸手接了過來。等到街上玩耍回船，取出書來一看，原來是幾本勸人為善的書。看過之後，也有懂的，也有不懂的，遂亦擱在一旁。

一霎船戶買完了菜，依舊拉起布篷，一帆風順，果然甫交午刻，便已到了蘇州。三人匆匆吃完了飯，棄舟登陸，連年小考，蘇州是來過的，於一切路徑，尚不十二分生疏。曉得這位姚老夫子住在宋仙洲巷，三人貪看街上的景致，從城外走到城裡，卻也不覺其苦。一問問到姚老夫子的門前，便是小廝拿了三副受業帖子，並代看門的老頭兒投了進去，兄弟三個也就跟了進來。其時姚老夫子正是新年解館，同了兒子在那裡吃年下祭祖先剩下來的菜，一見名帖，知是去年新收吳江縣的三個高徒，連忙三口飯並兩口吃完，尚未放下筷子，三個人已走進客堂裡。初次見面，照例行禮，姚老夫子一旁還禮不迭。師生見禮之後，姚老夫子又叫兒子過來，拜見三位世兄，當下一見過。姚老夫子便讓三位坐下談天，看門的老頭兒把吃剩的菜飯收了進去。停了一刻，又取出三個茶盅，倒了三碗茶送了上來。

姚老夫子一面讓三位吃著茶，一面寒暄了幾句，慢慢的講到學問。三位高徒頗能領悟，姚老夫子非常之喜，當下要留他三個搬到城裡盤桓幾天，然一同起身再往上海。三個人恐怕守著先生，諸多不便，極力相辭，情願在船上守候。他三人到蘇州的這一天，是正月初九，姚老夫子因他們住在船上等候，不便過於耽擱，遂與家裡人商量，初十叫兒子出城，約了三位世兄進城玩耍一天，在元妙觀吃了一碗茶，又在附近小館子裡要了幾樣菜，吃了一塊三角洋錢，在他三個已經覺得吃的很舒服了。

是日玩了一天，傍晚出城。姚老夫子是擇定十一日，坐小火輪上上海，頭一天便同三位高徒說知，約他們在城外會齊。到了這日飯後，父子兩個出城，看門老頭子，挑著鋪蓋網籃跟在後面，一走走到大東公司碼頭，在茶館裡會見了賈家三個。吃了一開茶，當由姚老夫子到局裡寫了五張客艙票，一張煙篷票，又到岸上買了一角錢的醬鴨，一角錢的醬肉，並此茶食、洋燭之類，一拿拿到茶館裡，等把行李上了公司船，然後打發看門老頭兒回去。賈家三兄弟，亦吩咐自己的來船在蘇州等候。諸事安排停當，計時已有四點多鐘了。小火輪上嗚都都放了三口氣，掌船的把公司船撐到輪船邊，把繩索一切札縛停當，然後又放一聲氣，小火輪鼓動機器，便見一溜煙乘風破浪去了。兄弟三人身到此時，不禁手舞足蹈，樂得不可收拾。不多時，船到洋關碼頭，便見一個洋人，一隻手拿著一本外國簿子，一隻手夾著一枝鉛筆，帶領了幾個扞子手走上船來，點驗客人的行李。看見有形跡可疑的，以及箱籠斤兩重大的，都要叫本人打開給他查驗；倘或本人慢了，洋人就替他動手，有繩子捆好的，都拿刀子替他割斷。看了半天，並無什麼違禁之物，洋人送帶了扞子手，爬過船頭，又到後面船上查驗去了。這邊船上的人齊說：「洋關上查驗的實在頂真！」那個被洋人拿刀子割斷箱子上繩子的主兒，卻不住的在那裡說外國人不好。姚老夫子看了歎道：「國家不裁釐捐，這些弊病總不能除的！」旁邊一個人說道：「從前說中國釐捐局留難客商，客商見了都要頭疼，然而碰著人家眷船，拿張片子上去討情，亦就立刻放行，沒有什麼嘍嗦。如今改用了外國人，不管你官家眷屬，女人孩子，他一定一個個要查，一處處要看，真正是鐵面無私。更有一股跟隨他

的，仍舊是中國人，狐假虎威，造言生事，等到把話說明，行李對象已被他翻的不成樣兒了。即如剛才那個朋友，聽說到了上海，要搭大輪船到天津，到了天津，還要起早坐車到山西去，所以把個箱子用繩子結結實實的捆好。豈知才離碼頭，已被洋人打開，你說叫那人恨不恨呢？」賈氏三兄弟聽了此言，方曉得出門人之苦，原來如此。

賈子猷近來看新聞紙，格外留心，曉得國家因庫款空虛，賠款難以籌付，有人建議想問外國人再借上幾萬兩銀子的洋債，即以中國釐金作抵。倘若因此一齊改歸洋人之手，彼時查驗起中國人來，料想也不會放鬆一步。從此棘地荆天，無路可走！想那古人李太白做的詩，有什麼《行路難》一首，現在卻適逢其會了。正想著，船上已開出飯來，每人跟前只有一碗素菜。姚老夫子便取出在蘇州臨走時買的醬鴨、醬肉，請三位高徒吃飯。此時賈家帶來的小廝，聽見開飯，也從煙篷上爬下來，伺候三個小主人。一霎時開過了飯，眾人打鋪，各自歸寢。客艙之中，黑壓壓雖有上百的人，除卻幾個吃鴉片煙的，尚是對燈呼吸，或與旁鋪的人高談闊論，其餘的卻早已一夢蓬蓬，鼾聲雷動。姚氏父子，賈家兄弟，到了此時，亦只有各自安寢。

不上一刻，姚家父子二人，都已睡著。賈家兄弟三個，雖然生長鄉間，卻一直是嬌生慣養，生平何嘗吃過這種苦？如今的罪孽，乃是自己所找，也怪不得別人，但是睡在架子牀上，翻來覆去，總睡不穩。側耳一聽，但聽風聲、水聲、船上客人說話聲、船頭水手吆喝聲，鬧個不了。過了一會，又遠遠的聽見嗚嗚放氣的聲，便有人說上海的小輪船下來了。賈平泉、賈葛民畢竟年輕，都搶著起來，開出門去探望。豈知外面北風甚大，冷不可言，依舊縮了進來，正說話間，那船已擦肩而過。此處河面雖寬，早激得波濤洶湧，幸虧本船走得甚快，尚不覺得顛播。新春夜長，好容易熬到天亮，合船的人，已有大半起身，洗臉的洗臉，打鋪蓋的打鋪蓋。賈子猷看了看，只有昨夜幾個吃鴉片煙的，兀自蒙被而臥。此時姚家父子，亦都睡醒起來漱洗，又從網籃裡取出昨天買的茶食，請大眾用過，然後收拾行李，預備到碼頭上岸。賈葛民年紀最小，搶著問人，到上海還有多少里路？一個人同他說道：「前面大王廟，已到了新閘，再過一道橋，便是垃圾橋，離著碼頭就是不遠了。」畢竟小輪行走甚速，轉眼間過了兩三頂橋，就有許多小划子傍攏了大船，走上二三十個人，手裡拿著紅紙刻的招紙，有的喊長春棧，有的喊全安棧，前來兜攬生意。姚老夫子是出過門的人，囑咐大家不要理他。末後有一個老接客的，手裡拿著一張春申福的招紙，姚老夫子認得他，就把行李點給了他，一准搬到他客棧裡去住。此時公司船已頂碼頭，那個接客的便去喊了幾部小車子，叫小車子上的人上船來搬行李。賈家兄弟還要叫人跟好了他，那個老接客的道：「幾位老闆盡管坐了車上岸，把東西交代與我，那是一絲一毫不會少的。」姚老夫子也囑咐他們不要過問，主僕六人，隨即一同上岸，叫了六部東洋車，一路往三馬路春申福棧房而來。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